

在那个仲夏夜之后，我总觉得天上的星星是粉红色的。

记得那天下午，我们班的张延生没有到校，晚饭后我便去他家进行家访。张延生是刚转到我们班的，他住在县委家属院，我还没有去过。七折八拐，东问西问，到了他家后，门却锁着。

当我转过身要往回走的时候，从旁边走来一位姑娘，个子不高，圆圆的脸，弯弯的眉，头发蓬松地梳在后边，用一条花手绢扎着，穿一件粉红色的上衣。看见我，先是浅浅地一笑，算是打招呼。我却装作没有看见，急急地走了。

我认识这位姑娘。不知她叫什么名字，只知道她在电影院工作。我的腿有毛病，每次看电影，上影院门前那一段又高又陡的台阶的时候，她便从上面咯登咯登地跑下来，浅浅地一笑之后，就搀着我慢慢地上。后来有一次，她搀着我上了台阶以后，

粉红色的星星 (散文)

甘泉县中学 魏稳贤

又浅浅地笑了：“请你有时间到我家来，我家住在县委家属院。”她这样浅地笑了几次之后，我倒有些怕了。投桃报李，等价交换，人之常情也，我给她帮过什么忙呢？实在想不起来。我能给她帮什么忙呢？转正？提干？就凭我这个“娃娃头”？再后来呢，连电影也不大敢看了，更何况到她家去。

然而，这位穿粉红色上衣的姑娘竟从后边咯登咯登地追来了，我只好笑说：“又是浅浅地一笑。”她又是浅浅地一笑：“延生病了，他母亲陪着他住在医院里，他们家再没有人，我给他们送饭才回来。有什么事只管告诉我，我们是邻居。”我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没什么。延生没有到校，我来问一问情况。”说罢，我转过身又急急地走了。谁知她又咯登咯登地追

上来，我又只好站住。这回她却破例地大声笑了：“我又不是老虎，看把你吃了。我父亲是个老中医，年纪大了，常不出门。我把你腿上的病给他说了，叫他无论如何想办法给你治好。”“我，我只是个教师……”“我知道你是老师，全县谁不知道你的课讲得好！可你天天上课，拖着一条腿上讲台多吃力呀。”

我的心被深深地震动了。这不单是因为我对这位姑娘的误解，也不单是因为她的一片赤诚之心，更重要的还是我的“等价帮助论”的崩溃！

新月弯弯，星汉灿烂，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。仰望广袤的夜空，不知什么原因，眼前总飘动着那件粉红色的上衣，满天星斗也成了粉红色。这时我忽然想到，这位穿着粉红色

衣衫的姑娘，不就是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吗？

浩瀚无垠的天宇，星星多得数不清。它们各尽所有，努力发着自己的一份光，你照着我，我照着别人，也照亮了自己，谁也不是在照亮别人的时候，以别人必须照亮自己为前提的，这样，整个天宇才那样璀璨夺目，一片光明。

生活，不也是这样的吗？在生活的海洋里举目四顾，哪里没有这样穿粉红色上衣的姑娘？哪里没有闪闪发光的星星？

披着星光归来，脚下的路，坚实而分明。就是在这个仲夏夜之后，我总觉得天上的星星是粉红色的。

同宿

(小小说)

省第一针织厂 李增亮

我在这间房子里住了，早来的三位客人，对我的到来，没有任何反应。二号楼和三号楼正在议论着，兴致很浓。

二号楼四十多岁，大方脸，很重的落腮

我是晚间九点钟才进入这家旅店的。小县城的旅店大都在僻巷，我想人不会多的，谁知进店后，每个房间都住满了人，只有靠服务室的这间房子，还有张空床。

胡，左手夹一只香烟，头枕在被子上。三号楼是个穿着时髦的小青年，听二号楼海阔天空地高谈，他笑着。这时，他正给嘴里塞着桔子瓣儿：“知识分子就是那样，在市场上买菜也不知还价，要不是这回长了工资，我看，也够紧张的。”

“那绝对的了。哎，说回来，人家上学那会儿，也没少花他老子的钱。该，该长两级。”二号楼吐着烟圈儿。

小青年说：“那些人也是，你到他们家看看，家具倒不时兴，可买起书来一捆一捆的。”说着，把一大堆桔子皮朝墙角扔去。

二号楼说：“我们那里有位工程师，星期日到市里去，第一个先进书店。”

“不去，‘东华餐厅’？”三号楼问。

“不去。”二号楼答。

“不去，‘风雨楼’？”

“不去。”

“不进，‘人民服装店’？”

“不进。”

三号楼终于坐了起来：“那也算活了一生。”

他俩哈哈大笑。我被这笑声震撼，才想起自己要喝一杯水。走

到桌前，倒了一杯。这水是绝对的一百度，直烫手。我放下杯子，看到桌边有一本书：《小麦抗倒伏的研究》。

桌子和一号楼紧挨着，这会儿，我才仔细看了看靠墙坐着的一号楼客人，戴一副银边眼镜，脸色白皙，鼻子和嘴唇都有棱有角。他在看着一本很厚的书，看得很慢，不象青年人看小说那样。

我实在没事儿，只好乱翻着那本关于小麦的书。二号楼发出了强大的鼾声，三号楼把一张法制报翻得沙沙响。一号楼仍然看着那本书，直坐如钟。

十二点多了，我才上床解衣，却久久不能入睡。看见一号楼这时却下了床，在小桌上写着什么……

过分地疲劳，使我不知什么时候入睡了，醒来后已是次日八点多，二号楼和三号楼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，一号楼仍在修改着方格稿纸上的文字。

我洗脸的时候，和他打了个招呼，看他修改的论文，题目是《新品种小麦在关中的试种》。

噢，小麦专家！我被他的精神感动了。我想应该立即离开这里，让他好好休息一下！

炉中“英雄”

(微型科学寓言剧)

贵州 魏玉光

时间：不是过去，就是现在，反正不是将来。
地点：炼铁高炉内。
人物：铁矿石、焦炭、石灰石、石灰、铁、铁水、焦炭、石灰石同时登场。
焦炭：我熔化了矿石，为生产优质铁水作出了我的贡献。
石灰石：我作为熔剂，使炉渣由粘稠变为稀薄，便于从炉中流出，在高炉冶炼中，我甘当助手。
铁矿石：讲得漂亮，作「贡献」，当「助手」，纯粹是滥竽充数，仗仗我的名义，在高炉中混迹。（对焦炭、石灰石声色俱厉地）都给我滚！你们这些一两生铁都不出的家伙！焦炭：（拍着石灰石的肩膀）走吧，不然就影响人家做「孤胆英雄」了。
铁矿石：石灰石走出了炼铁高炉！焦炭：去掉了无能之辈，减少了非生铁人员，我将大大提高产量了。（渐渐感到周身发冷）哎呀，不好了，冻得我发抖，怎么炼，炼铁呢！焦炭呀，快回来，快回来！
焦炭：（炉火渐熄，炉膛凝结，铁矿石变得冰冷，横七竖八地躺在炉膛内。幕落）

当我从镜中窥见几根白发，心中说不清是空虚还是惧怕。我知道生命之树会凋零落叶，但又多么惋惜已逝去的青春年华。惋惜青春，青春不会复萌吐芽，哀叹年华，年华还会象流水倾泻，快珍惜现在，辛勤耕耘吧，不然，满头白发又该如何应答？！

白发的启示

西北国棉三厂 金瑞麟

谁说这是小树？
我说是森林的起点。
谁说这是幼苗？
我说是生命的摇篮。
今天我苗圃洒下热汗，
明天我将还我座座青山。

长青林业局华阳林场 徐慧萍
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森林，自然萌生了美好的心愿，于是，我选择了我的职业，和苗圃终身作伴。
栽下一排排小树，那是青春的诗行。
开出一片苗圃，那是绿色的信笺。
看！
太阳热情地送来微笑，清风向幼苗点头问安！甘美的雨露啊，使小苗激动得泪珠点点……

我是一支体温计

省医疗仪器厂 马元智

我是一支体温计，来自熊熊的火。

在火的呼啸声中，我经受过熔炼的痛苦，得到了净化的欢乐。虽然，火没有赋予我钢的不朽、金的永恒，可火，却赋予我生命、赋予我冷静的头脑，也把纯真的信念赋予给我。

我铭记火的赤诚嘱托，告

别了熔窑、告别了高温灯，开始了我的向往的生活。我走遍都市、走遍村庄、走遍天涯海角，追捕死神派来的不速之客。一旦发现危险的幽灵，我便热血沸腾，向人们发出警报……

我自豪，我是一支体温计！
战斗，是我的不懈追求；忠诚，是我的不变原则。因为，在我的心底，奏鸣着火一样深情的爱之歌。



双茂图(国画) 单屯

金堆城成立“晨光文学社”

一个群众性的文学团体——晨光文学社最近在我国最大的钼精矿生产基地——金堆城钼业公司正式成立。在成立大会上，通过选举产生了由社长、副社长和理事组成的社委会，并通过了《晨光》文学社的章程。四十多名工人业余作者参加了会议。(宽宏 如宝)

功君莫奏前朝曲 听唱新翻杨柳枝
古往今来，多少诗人歌咏过改革，赞颂过革新，多少诗人歌颂过革新，多少诗人歌颂过革新……
唐诗人刘禹锡曾积极参加了王叔文的政治革新活动，并以诗歌为武器，热情地宣传革新。他的《杨柳枝词》写道：「塞北梅花羌笛吹，淮南桂树小山词。请君莫奏前朝曲，听唱新翻杨柳枝。」
(曾文)

纽约一条繁华的大街上，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，脖子上挂着牌子，上面写着“自幼失明”。一天，一个诗人走过来，乞丐向他乞讨。诗人说：“我也很穷，不过我给你点别的吧。”便随手在那牌子上写了一句话。那一天，乞丐得到多人的同情和施舍。后来，有一天他感觉到又是诗人走近身旁，就奇怪地问：“你给我写了什么？”诗人笑笑，念了



品诗

省建总公司 李健民

牌子上的句子：“春天就要来了，可我不能见到它。”
这有趣的小故事，使笔者联想到诗的“魔力”。
笔者不会写诗，却爱好品诗，就象不会酿酒，却爱喝两口，尝尝味道，畅畅神。
“自幼失明”，这是

普通白话，只是表白他是盲人。
“春天就要来了，可我不能见到它”，这就不平凡了。它含蓄地触动人的情感，展现深广的意境，激人回味想象。见过春天的人们，岂能忘却那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的春之美？就象喝过“一斟散千愁”的

美酒那样。双目失明者却“不能见到”春之美，犹如癌症患者不能一斟美酒“散千愁”那样的痛苦。
可是，诗句并没有用“痛苦”的字眼儿，而用“可我不能见到它”，含蓄了只有双目失明者才独有的终生痛苦，收到了路人同情的艺术效果。这大概就是诗句素有的含蓄、意境，激人回味、想象的“魔力”吧？